

黑白李永波

7月31日,伦敦奥运会羽毛球女双小组赛 A 组最后一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组合于洋和王晓理不敌韩国组合。由于双方在场上失误频频,击球不是出界就是下网。世界羽联8月1日宣布,取消包括中国的于洋和王晓理在内的四对选手的参赛资格。看过现场直播或者视频的观众一片哗然。在这些声音当中,责骂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的声音最为激烈。仅仅几天的时间,百度里能搜出215000个有关“李永波下课”的网页。

时常说话不经大脑

与体育界过往那些被人质疑的比赛相比,羽毛球的让球或许算不上是最突出的,但总教练李永波或许是惟一主动站出来承认“让球”的,一次在接受奥运频道《奥运故事会》采访时,李永波表示自己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反而觉得国人应该理解这种做法,甚至应该为让球感到自豪。

在中国,像李永波这样敢言的总教练并不多见,采访过十年体育的记者邹哗说:“他时常说话不经大脑,有时候觉得他的言行完全都不像中国人。”

走进位于体坛东路的体育训练总局,迎面看见的第一栋白色的小楼就是乒羽中心,羽毛球队占据了这栋小楼的一层和五层,站在一大群高大帅气的队员身旁,李永波并不出众,他只是个让人过目即忘的中年教练,但只要他开口说话,他的气场就瞬间打开了:热情、坚定的手势、具有鼓动性的语气和不容置疑的权威。

李永波曾经是个非常优秀的羽毛球双打运动员,他和田秉毅的男子双打组合曾多次获得世界冠军,1993年,李永波成为中国羽毛球副总教练(当时未设总教练),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9年的管理工作。这段时间里,他培养了73位世界冠军,甚至在伦敦奥运会上取得了全部五块金牌这样的突破。

在某种程度上,李永波的言论比他取得的成绩更引人注目。李永波在一个关于自己教练生涯的纪录片中承认,他曾在悉尼奥运会半决赛中授意叶利颖故意输给队友龚智超,而龚智超最终在决赛中战胜了丹麦选手马尔廷夺得金牌。李永波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除了叶利颖在悉尼输给龚智超外,雅典奥运会女单半决赛中周蜜不敌张宁也是早有安排。羽毛球队也并不避讳李永波的强势作风,羽球名将,前国家队员龚伟杰认为:“一个羽毛球队一百多个人,你也说我也说,最后该听谁的?总得有一个人当家作主。”

无处不在的身影

和其他项目现任的总教练相比,李永波算是个“性情中人”。

跑羽毛球新闻的记者常常也跑乒乓球新闻,记者们常常会比较两队主教练的区别:蔡振华话不多,和媒体隔了一层,用距离感来保持他的威严;李永波特别活跃,见

宅女杨绛 101 岁

尽管已经活了一个世纪,她一点儿都没被这个时代落下

不喜交往,深居简出

杨绛已经经历了中国一百年的历史,但现在她仍然身处并观察这个社会。7月17日,她满101岁,老得实在不能再搭上游轮去国外游学。现在她是一名“宅女”,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在整理丈夫钱钟书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

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杨绛的家是几百户中惟一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自1977年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她不喜欢交往,深居简出。

几乎所有想采访她的记者都在这件事上吃过闭门羹。青年学者陈远说,前几年,他曾经给杨绛写信,希望聊聊天荫榆,她回复说:“过去的事情不想再说了,算了吧。”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做作品研讨会,她的回复是:“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

生日前一天,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告诉杨绛,《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新收了“宅女”这个词,杨绛立即就认领了这称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陈洁当天也去看望了杨绛。她说,杨绛的精神状态很好,穿着很家常的衬衫,书桌上放着报纸。“她每天看新闻,对外界一点不隔膜,那天还就新收录的‘地沟油’一词谈了自己的看法。”

“半部红楼、半部儒林”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所做的一大工作是整理他的中外文笔记,有好几麻袋。

在漫长的时间里,她翻译了系列的流浪汉小说,包括《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后来又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

（综合《羊城晚报》、《三联生活周刊》、《文史参考》）



中国选手蔡赟与傅海峰以2比0战胜丹麦选手鲍伊和摩根森,获得冠军,宣告了中国羽毛球全盛时代的到来。随后,凤凰网的一个调查显示,截至8月6日16时,53.3%的网友认为“李永波功过相抵”。还有31.7%参与调查的网友选择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应该放弃处罚,夺金目标已经达到。”

就在林丹逆转李宗伟拿下本届奥运羽毛球男单冠军之后,比赛结束的瞬间,李永波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压在林丹的身上,然后用力吻向林丹。随后,在颁奖仪式后,他更将中国羽毛球队在伦敦拿下的5枚金牌戴在脖子上,他举起双手的大拇指,绽放出自“女双让球”事件以来最开心的笑容——次日这张照片如同金牌选手一般登上了各大报纸的重要位置。

（摘自《南都周刊》8.13 李洋、李岩 / 文）

武和平不再“发言”

武和平今年正式退休了,他61岁,退休前职务是公安部宣传局局长和新闻发言人,因为几次大胆表态让媒体狂欢不已。从今往后,他终于可以代表自己说话。

他是2003年因“非典”推动而启动的全国第一批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班学员。2005年的一个夏天,他和公安部一位领导面对面坐着,部领导突然问道:“发言人先生,你认为公安部的信息对外可以讲几分?”

“二八开吧!”武和平说:“说二保八,该保密的打死也不能说。”

这位部领导陡然打断了武和平:“我告诉你,公安部包括全国公安机关,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要向公众公开,现在要你来当发言人,就是要解决警察不愿说、不敢说、不会说的问题。”领导接着说:“从明天起,你就大胆给我说,说错了也不用怕,我来给你当后台!”

据武和平说,这次谈话确定了他的发言人风格。这种风格的最突出表现,是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的“让媒体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句话成为媒体标题,被疯狂转载。

2006年,国务院确定公安部、教育部、卫生部为每月例行举行一次发布会的试点单位时,武和平索性更进一步,将每月一次改为每周一次。“大量事实说明,真话不说,谣言登场,大道不畅,小道必猖。”;“政府要坦诚面对媒体,主动接受监督。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在任期内,武和平用这些言论给自己挣来了敢说话的名声。

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说,武和平语言丰富,逻辑缜密,表里一致,充满激情。不过,武和平为了磨练自己的说话技巧,花了不少时间。每次举行发布会之前,他都仔细准备,进行舆情研判,并进行必要的“猜题”和“彩排”。每次发布会之后他还坚持“复盘”,观看录像,解析效果。

退休后的武和平“下一步将转到文联”。“从职业生涯结束那天起,我必然全身心投入写作。”2006年,武和平在一个专访中提前预告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的武和平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协。目前,他创作的公安题材小说《预备警官》、《污点》、《掩盖》等还在图书市场上销售。

武和平曾任河南省开封市公安局长一职,上任伊始,就指挥告破轰动一时的开封博物馆馆藏文物被盗案,即“九一八”特大文物盗窃案,还因此真实参演了电视剧《九一八大案纪实》,成为家喻户晓的警界明星。

王旭明认为,“这样的经历让武和平的发言不空洞,有内容,不论是内容本身还是词语表达都有其独特的一面。”

临退休前,武和平又出了一本书,这本回忆录性质的书名字是《打开天窗说亮话》。至于他在任时是否真的做到了这一点,人们还需要花些时间来评价。

（综合《东方早报》5.25、《南方周末》5.24）

交换商店:不要的东西往这儿扔

出门旅游买回的纪念品、过生日时别人送的小礼物、搁置已久的本子、不再玩了的篮球,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闲置物品,“如果您不知道往哪儿扔,就往这儿扔。”“CHANGE 交换商店”的墙上贴着这样一句话。店主聊洪斌是“75后”,他和太太Judy一起开的这家店不到20平方米,从地板到天花板,密集而井然有序地放着各种玩意儿,大到桌椅、藤箱,小到夹子、耳坠,每样东西都只有一件。

交换商店也是商店,和传统商店不同的是,交换商店提供了另外一种付款方式,“你要扔的东西在这里可以当钱花”。个人闲置物品拿到店里,和店主协商一个双方可接受的所值金额,然后就可以据此换走店里的等价物品。如果你想要的东西价格高于那个金额,可以用现金补差价。如果还有剩余,或者暂时不想买什么,商店会给你一个账户记账,让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再来消费。

因为交换商店的价格策略是“不断降



“在家不穿鞋,赤脚走路,每三年可节省拖鞋一双;内衣每两周洗一次,可减少洗衣机的摩擦,每两年可节省内衣一套……”这就是朋友小可的“抠门”生活。他还强调“抠门”是一种高尚的艺术。

有一天小可宣布要和女友菲儿结婚了。尽管情人节抠门的小可只送给菲儿3颗巧克力和一朵玫瑰,菲儿依然决定嫁给他。她说,一朵玫瑰就可以代表爱情,现在他们都信奉一种新主义——新节俭主义:花钱,该出手时才出手。

新节俭主义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不影响生活品质的状况下花费尽量少的钱获取尽量多的愉悦。比如一个人去饭店吃饭,点一菜一汤花费30元,只能享受一个菜一个汤的乐趣,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人,可以点三菜一汤花费60元,同样花了30元,却多享受了两个菜;另一种情况是在一定成本下,花费所获得的价值远远超过花费本身。比如买了一台电脑花了1万元,利用这台电脑写文章赚取了稿费,稿费可能几万甚至几十万元,后者的钱远远超过你买电脑的钱这也叫节俭。新节俭主义者不是贫困族,也不是守财奴,他们只是优化配置自己的货币收入。

新节俭主义,是对过度奢华过度烦琐的摒弃。适度“抠门”,减少了浪费,追求的是一种品位,一种格调。

（摘自《中国青年》舞月飞 / 文）

稀奇古怪的夏令营

一到暑假,不少家长都会让孩子参加夏令营。但相比国内,美国的夏令营似乎更加别出心裁。在夏令营中,孩子们有的学习烹饪,有的近距离接触大自然,还有的甚至可以过一把“小小间谍”瘾。

10岁的埃尔茜·哈里森不久前参加了佛蒙特州一家马戏团组织的马戏夏令营,在那里学习扮演小丑、练习荡秋千和杂耍。妈妈劳丽·哈里森说,扮演小丑是女儿的爱好,虽然家离营地有五小时的车程,但这一路颠簸非常值得。

一些夏令营的内容让不少大人也蠢蠢欲动: 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夏令营为孩子们提供为期一周的“特工培训”,孩子们在那里可以学习驾驶、监视技巧以及密码破译;在“得克萨斯户外营”,9岁以上的孩子可以学习野外狩猎技巧。在密苏里科技大学,一门有关如何处理炸药的夏令营课程也很受欢迎。

为期一周的夏令营通常收费1300美元左右。虽然经济不景气,但家长们都愿意为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慷慨解囊。考虑到家长的经济承受能力,一些夏令营缩短开业时间,以“缩时降价”的方法吸引更多人气。

（摘自《北京晚报》7.6）

价”,每一个商品的价格都不是固定的,通常刚刚上架时最贵,随着时间推移会慢慢降价,如果一直没人买,最后可能会降到1元。时常有客人以极低的价格在这里淘到心仪的商品。

这样的运作模式能赚到钱吗?据聊洪斌介绍,一个月是赔钱的,因为只成交了3笔生意,而且都不涉及现金,但第二个月就开始好转了。“开这样一家店,很大的好处是不用去进货,只需要等着客人送东西来,也不怕压货,只需要等着客人换东西走。”这样,除去房租水电等基本开支,交换商店运营基本不需要其他成本。“赚不了大钱,但也不会赔得很惨”。由于这种以物换物的方式十分新颖,商店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顾客可以把任何东西拿来交换,店主制定了一份详细的“不接受物品”清单以规避风险、节省精力。有人在微博上对聊洪斌说:“我不想要我自己了,能换吗?”他幽默地回复道:“你超过了一个微波炉大小。”原来在“不接受物品”清单里,有一条是:体积过大、

那天,好友为了鼓励我,发来一篇六六的短文给我看。

这才知道,原来六六写《双面胶》剧本一分钱没有拿,电视剧的“编剧”栏里没有她的名字——她每天晚上汗流浃背加班赶稿,真的是“白干”,在别人眼里,也许只是“无用功”。

但是这份无用功,并非真的没有用处。她从此迈进了职业作家、编剧的大门。到《心术》时,媒体说六六这几年的收入翻了30番,但她自己却骄傲地说:“如果从零的基础上算,我翻的价钱,你可以说成百上千倍了。”

她的故事,听起来,很励志,对不对?可是你要想清楚,她最初那份做无用功的勇气,又有几个人真的拥有呢?!

熙熙攘攘的大世界,人们都在奔波忙碌,压力渐大,造就了急功近利的心。恨不得,今天播种,明天就要看到果实。这一份工作给我2K的薪水,我就不会做哪怕多一分钱的活——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吧?

六六却说,“拿两千块钱的薪水,要有一万块钱的范儿。”

这就是差距。很小的时候,我听说一句话:“樱桃好吃树难栽。”据说,一棵樱桃树苗要十多年才能结果。当时我想,大概很少有人会想栽树樱桃吧,因为要等十多年,那么久啊!

而现在,满大街都是红彤彤的樱桃,酸酸甜甜,点缀着我们的夏日。我恍然,其实,有很多人,愿意去做那“无用功”,愿意去等待漫长的时间,我深深钦佩。

也因此,即便樱桃贵一点,我不好意思有一句抱怨:人家等了那么久才到了收获的季节,难道不应该昂贵一点吗?

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是为了开心,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让我们整个人都被滚滚红尘吞没。做一点属于自己的事情,也许没有结果,也许不能成功,但是,它属于我们。

我们是想要幸福想要美好想要人生与众不同的人,所以,放下一点点功利心,偶尔做点无用功,让生活慢一点,轻一点,未尝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摘自《深圳青年》第8期 戈今 / 文）

张映龙问鼎《幸福来欢唱》冠军宝座

8月11日晚,由湖南经视、《文萃报》、《文萃周末》全力打造历时三个月的全国大型大龄歌唱比赛《幸福来欢唱》总决赛完美落幕,张映龙不负众望问鼎冠军宝座,成为最后的王者,喻风和夜莺组合则分获亚、季军。

在激烈的冠军争夺战中,夜莺组合将“一代歌后”邓丽君的几首经典之作演绎得温婉柔美;喻风依然选择张学友的串烧歌曲,现场瞬间变成狂野的音乐剧舞台;张映龙用完美声线超越自己,他坚持演唱大家耳熟能详的民歌,《洞庭渔米香》、《想亲亲》、《西部放歌》首首都唱到了观众们的心坎里,也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赞许。

在第二轮演唱中,三位选手以自己过往的黑白照片为背景,仿佛在诉说自己的往事,情感成了最重要的表现主题:对夜莺组合而言,人生最好的莫过于怀念,一首经典老歌《再回首》表达了她们对音乐启蒙恩师的知遇

尺寸超长、不宜存放的物品,以一个微波炉大小为标准。

聊洪斌说,从去年6月正式营业起到现在,已经有上万件闲置物品在此实现了再循环使用。有人在网上看到交换商店,特意从无锡乘火车到北京来取经。聊洪斌表示不介意别人使用他们的创意,交换商店的墙上还写着“欢迎复制”。聊洪斌说,其实每个社区都需要交换商店,交换商店应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摘自《中国青年报》王孟 / 文）

拼布拼出一番事业

在很多人眼里,边角料不过就是一堆垃圾,应该丢进垃圾桶或是回收站。但在拼布师陈雁看来,边角料才是好东西,一块小小的三角形、四边彤、圆形或是不规则的布有可能拼出一幅好作品,因为拼布,她不但发现了生活的惊喜,还开起了拼布教学班,拼出了一番事业来。

拼布,顾名思义就是将零碎布料缝合拼接为规则或不规则的图案而组成的布块。常见的拼布成品有壁饰、靠垫、挂毯、玩偶等。拼布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古典唯美主义情调,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拼拼凑凑的DIY领域。

2002年春天,上海首届拼布展在梅隆镇广场举办,恰好路过这里的陈雁一下子被这奇妙的手工艺震撼住了,所以当日日本手艺普及协会在上海正式开办拼布班时,她第一个跑去报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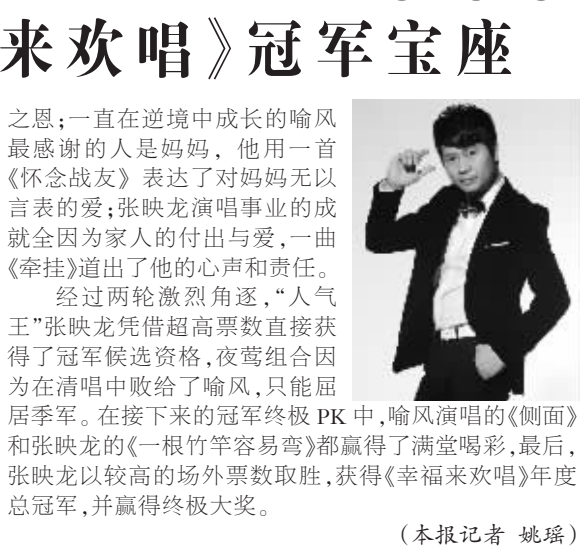
学有所成之后,陈雁开始在篱笆网论坛的“百变手工”版块发拼布的手工作帖。她的拼布作品优雅中透露着调皮和可爱,让许多人惊艳不已。后来陈雁干脆从原来工作的外企辞职,创办起了“初七拼布教室”。

拼布让陈雁和家人更加亲近。陈雁的老公在一家瑞士企业驻上海公司做市场,出国的机会特别多,每次在国外看到什么好看的布就想办法帮陈雁带回来,看到漂亮的图案就收藏下来,留给陈雁临摹参考。

更贴心的是儿子。今年年初,陈雁的儿子去美国读高一,课余时间,他就帮妈妈收集订购拼布杂志和图书。结果,回国的时候满满一书包,全是带给妈妈的书。

“能够把兴趣和作品完美地结合起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我很珍惜现在的幸福时光。”说这句话时,埋头于一堆布料中的陈雁抬起头,眼神里只有恬静,安详,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客厅,照得人暖洋洋的……

（摘自《爱情婚姻家庭》张彦之 / 文）



（本报记者 姚瑶）